

诉说中国环卫工的酸甜苦辣

环卫工

HUAN WEI GONG

郭武…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环卫工

HUAN WEI GONG

郭武…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卫工/郭武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80256 - 373 - 5

I. ①环…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2237 号

出 版 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助理编辑	朱前前
装帧设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l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373 - 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这是一部描写环卫工的长篇小说。

环卫工,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时期就有的工种,最古老的古墓壁画上也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在古时候的州城府县,没什么不能没有环卫工人。直到现在更是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必不可少的劳动服务人群。可以想象,一个城市或是乡镇没有豪华酒店,没有奢侈品;没有高科技电子产品;完全统统都可以接受。但是倘若要没有环卫工人,那应该是什么样子?

可是,就即便是这么一个从古至今都必不可少的重要庞大的工作劳动群体,国内外也没有一部描写他们真实生活的小说,更谈不上是一部影视作品了。为什么呢?不可否认,环卫工作在一些人眼中是一种卑微低下的工作。没有一个作者愿意做环卫工。换句话说有才华不去做;可是没有亲身体会感受再有才华又谁能写得出来呢。厚重的文学作品不是想象出来的。

感谢上天赋予了我这个光荣的使命,让我来终结这个时刻,完成这个任务,把这个群体呈现给读者。

书中的男主人公名字叫郭城,意思就是城内城外全都有的群体。郭是城外的外墙,当然也有城外的意思;城自然就是城内了。他是一个工作勤勤恳恳同时又很有正义感的人。但是由于工作性质低下、收入微薄,被别人瞧不起。通常人们会给

环卫工起很多贬义的外号，比如马路吸尘器、扫帚星、清道夫，即便是叫马路天使、城市美容师，但发音也会阴阳怪气。更悲惨的是老婆也离郭城而去。自己同正上中学的儿子一起生活，可是儿子每星期只回来一次。平时家里就是孤家寡人的自己。可是他丝毫不介意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努力的工作。晚上一个人的时候还坚持写小说。由于他正义感极强，又有总在路上的便利条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几起案件，比如用智慧惩治了往路上洒不倒钉的黑心修车老板；用大扫帚打跑了偷井盖子的盗贼；英勇无畏的从抢劫犯手中救下曾经侮辱过他们的人质。从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时代的嘉奖……

作品中还有另外几个人的描写，比如聪明贤惠的女主人公回华；以及同为环卫工的韩凤川，他力大过人，曾经帮助郭城擒获了偷井盖的盗匪。抡动一棵小树使盗匪无招架之力；在区运动会上，为一直未获奖牌的环卫工获取了两枚金牌；还有喜欢养鸽子的大帮，因为自己的爱好成为了一名一流的信鸽训放师。

当然我写书的意思是向人们说明，环卫工人并不是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是呆傻弱智的代名词，老弱病残的集中营。用实际回击那些看不起环卫这个群体的人。

书中的点睛之笔当一个劫匪手持手雷劫持了一名人质，郭城用自己手里的垃圾夹子夹起一枚石子，甩出打到了劫匪的腕子上，使手雷掉在了地上，同时也起到了点穴的作用，制止了犯罪的进一步升级；另一名劫匪手持匕首就要伤害人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城迅捷地甩出了专用工具垃圾钎子，稳准狠地就把劫匪的手钉在了树上。

当然环卫工是十大高危行业之首，为了突出这一点，书中最好的女人回华不幸被突然油管破裂刹车失灵的面包车撞倒身亡……

夕阳西下，一行穿着橙黄色工作服的几个人脚下生风地骑着各自的三轮垃圾车，犹如一条长蛇，前后有续地快速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男主人进了家门，看妻子正在厨房中施展着自己的手艺——炒着菜。进了屋里，就看上小学的孩子正在自己屋里面专心地写着作业。他拿起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出了屋子，来到了太阳能浴室，把家里的衣服随手搭在了衣绳上，然后脱去标志性的环卫工人工作服，拧开了水龙头，冲洗了起来。

女主人把丰盛的晚饭依次地摆在了餐桌上。这时穿着大裤衩的男主人出了洗浴间来到了屋里。

“子臣，吃饭了。”母亲对儿子叫到。

“哎。”孩子放下了笔走出自己的天地，惊奇地看见满满一大桌的菜，“这么多菜！葱爆羊肉，还有大虾……”

“洗手去。”妇人对孩子说道。

“哎——”

“嚯，干嘛做这么多菜呀？”男主人问道。

“吃啊。”老婆爽捷地回答道。

丈夫一脸疑惑，因为好像在此之前还很少这么奢侈铺张过呢。也可能是老婆在单位得到了提级升迁，或是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所以心情舒畅。男人也没有问。

很快，一家三口就围坐在了餐桌周围，妻子为男人用起子打开了冰镇的燕京啤酒，并放到了老公面前，然后手又伸向了满满的盘子，捏起了鲜红而肥美的大虾，为已经开始狼吞虎咽的儿子细细地剥了起来。

“哼，这葱爆羊肉真香……”孩子边吃边赞美道。

“慢点儿吃，甭着急。”母亲对孩子提醒道。

晚饭后，男主人坐在了椅子上，而目光却专注在了十四英寸的东芝彩屏上，欣赏着精彩的电视节目。这时，从厨房刷完锅洗完碗筷的妻子回到了屋里，手里托着装满苹果的小塑料盆，放在了八仙桌上。这时已经写完作业的孩子出了自己的书房，并且手里拿着一张表格，来到了母亲面前，问道：“妈，你们厂子全称叫什么来的？”

“干吗呀？”

儿子把表格递到了母亲面前说道：“我们的保险表儿，还得填父母的工作单位。”

母亲凑到了近前看罢之后，然后回答道：“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啊。”

“哦，我还以为叫欧泊莱化妆品厂呢。”孩子自语道。

“欧泊莱是厂子的产品名称。”母亲对儿子解释道，随意扫了一眼表格，不由一愣，好象发现了什么，“哎，我看看。”说着伸手拽住了表格一角，目光落在了一侧儿子已经填写好父亲的格栏上面。

“什么呀？”儿子反问道。

“什么什么呀，你爸爸的工作单位怎么写鹿圈四村儿务农啊？应该是金洁环卫呀……”母亲对其指正道，可还没等少妇把话说完，就看儿子立时把手掌封挡在了母亲唇前，做了一个立即打住停止的动作。跟着回身，拿表格又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

坐在椅子上的父亲看在眼里，有些无奈并夹杂些惭愧地一笑，轻轻地一晃头，一言未发。

男主人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这时，刚冲完澡的妻子进了卧室，并随手脱去了单薄的吊带裙，一个白皙一丝不挂，充满性感的女人出现在了卧室里，虽说妇人已是三十几岁，但是注意保养的她酥胸依然是那么坚挺丰满，臀部还是那么浑圆饱满。她先走到了梳妆台前，从欧泊莱化妆盒里取出了化妆品，粉底、腮红、润肤霜……在自己俊美的容颜上用心地擦拭细致地涂抹了起来。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晚妆才化好。然后重新收拾好，伸手拉开了抽屉，取出了一盒避孕套，对着男人微微一笑。

好一会儿的时间，夫妇俩才满意地分开，这时依旧显得有些意犹未尽的老婆手掌托腮，胳膊肘垫着枕头对着有些疲惫的丈夫说道：“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浑身无力的丈夫闭着眼睛随口问道。

“我想，咱们离婚吧。”

“开什么玩笑啊。”丈夫不在意地回道。

“真的。我说是真的。”妻子一本正经地说。

“真的……”男人即时睁开了眼睛，有点疑惑不解。

“是。真的离婚。”妻子更肯定地重复道。

“你……”男人凝眉注目在爱人一脸坚定的面颊上，审视她漂亮的肤容神色，确实看不出有半点开玩笑的影子。

“我说的是真话。”少妇再次坚定了一句。

“为什么？”

“因为我在你身上实在看不出一点儿美好生活的曙光——你们一伙儿的，你瞧瞧人旭东、人邵勇，光楼房就买了好七八套，人刘国文别墅都住上了——”

激动的丈夫一下坐了起来，对妻子说道：“我不是正在努力吗？”

“努力都努成了扫马路的了，都快跟捡破烂的划等号儿了，还往家改捞纸壳本儿，易拉罐儿、矿泉水儿瓶子，这一堆，那一剝的……”

“扫马路的都捡，卖钱怕什么的……”

“你不怕我怕。串门儿的一来我都觉得丢人。”老婆结语道。

“又不偷不抢，再说，这只不过是暂时……”

“我跟你已经过了十四年了，咱们的孩子都是十三岁了，还暂时？”

“我……”

“咱们没结婚的时候你练武术，那时候你雄心勃勃，满怀宏图大志似的，蒙骗我说今后开武馆收徒弟能挣大钱，结果咱们结了婚你武馆也没开成，徒弟也没收成，医药费倒是没少给人掏，四处惹是生非……”

“那叫惹是生非呀？那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

“行……什么见义勇为，见义勇为干吗要你给人掏医药费？”

“那不是年轻气盛，只不过是出手重了点儿，勇为过当……”

“你勇为就勇为吧，还唆使孩子练，还外加什么跆拳道、空手道……”

“那叫唆使啊？那是让他强身健体！”

“那叫步你的后尘。”

“偏执。”

“得……不说那个。后来你又去开黑车，一开就是五六年，你挣钱了吗？”老婆义正词严地质问道。

“我又不是不干，那破车老坏我有什么辙啊！”

“那人那车怎么不坏呀？”

“人喜子，谢秋龙的那个全是日本机器的……”

“别跟我这矮老婆高声啊，孩子还在屋睡觉呢。”老婆看对方情绪有些要激动，于是警告制止道。

“咱们这谁高声呢！”郭城无奈道。

“你，谁呀。”

“好……你听我说呀，”即时男人变为了男低音，并略微带有些无奈央求的味道说：“我这不是那时不懂吗，弄了一个纯国产的

急人破车！”

“哦，纯国产，这个原因。”得到答案的妻子明白地点了点头，于是顺水行舟，接着按其答案对下一个不惑之题求解道，“那你写书碍不着国产的吧？我问你，你扔了多少钱呀？”

“唉！那开始都是闭门造车，完全是凭空想象。我这不现在正深入体验生活哪吗？写一个贴近实际真实感人的……”

“哦，就扫大街感情是深入体验生活啊？”老婆点了一下头，“那按你的逻辑那莎士比亚、大仲马、海明威、塞万提斯、西村京太郎、吴承恩都是扫马路扫出来的呗？”

“你这不抬轿子不叫抬轿子——搬杠吗！！”

“我搬杠？真亏你说得出口……”

“干什么都得需要时间呀……”

“我已经给了你够多的时间了，再给我就该成人老珠黄的阿七婆了。”

“其实扫马路有什么可……”

“行了，行了，别跟我提扫马路。没瞧刚才孩子都觉得寒碜吗，愣填你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原始部落的刀耕火种，都不填你扫大街。”

“他，他！孩子懂什么……”

“懂什么？他至少懂得羞耻。因为懂填他爹扫马路在学校就得矮人半头，低人一等。懂什么，得问你懂什么——”

“唉……”男人叹口气，“其实这也是正经八百的工作……”

“是工作，正紧八百的工作，没错儿。不过那可是街口儿那个整天流哈喇子的傻二愣子都干得了的工作；老头老太太的工作；最弱智、最低能的工作……”

“好家伙！你都给我说没人了。何况我是先占着手儿，这也不是骑着马找马吗！我凭着努力今后肯定会发达的，绝对能给你们幸福……”

“得……”女人立即止住了男人的空谈，“行了你啊，别这宣誓

喊口号儿了，还什么绝对，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唉……”

“原来你一向穿白袜子，现在你还敢穿吗？还正经八百的工作？”

“这又碍袜子什么事儿了！”

“碍袜子什么事儿？你现在只能穿黑的和蓝的。因为白的你一会儿就成黑色儿，土色儿的。”妇人跟着回言道。

“咳！”男人一脸无奈。

“咳什么咳？低人一等的破差事。”

“怎么老低人一等挂嘴边儿上！哪低……”

“行了。反正跟你都十四年了，”接着伸手一指，“这房子，是他爷爷奶奶盖的；这电视，是我从娘家带的。都快四十了，你说哪个是你置的？哪怕没好的弄个赖的。”

“你这说绕口令呢……”

越说越激动的女人伸手一指屋子说道：“你说这房多少年了？咱们周围左右哪家儿都不盖新的了，要不人就买楼了……”

“等有钱的，咱们也买楼……”

“买楼？你卖楼？你买一个漱口缸子我瞧瞧……”

“好家伙！简直越来越邪乎了！哎，我跟你说话，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塌炕……”

“行……”妻子烦躁地伸两指堵住了自己的耳道。

“真离呀？”丈夫又回归到了主题。

接着老婆把手指撤离了耳蜗，跟着回答道：“今天的菜就是为离婚做的，刚才就是为离婚才陪你睡最后一宿……”

“我说的不对劲儿呢。”

“感觉出来了？”

“唉！嘉惠，能不能看在咱们孩子的份儿上……”明显，不情愿的男人口气中带着乞求。

妻子跟着就打断了对方的续言：“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儿上，

我早就脱离苦海了。就是有子臣的牵绊，所以才一直煎熬到现在。”

丈夫看着满脸写着义断情绝的妻子，最终放弃了努力，然后问道：“那怎么离法儿？”

“既然我提出来的，那我就高风亮节，什么都不要，净身出户。”好像已是早就打算好似的，少妇干脆地说道。

“那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再者说了，你有什么呀？”老婆厌烦地反问道。

“啊……”即时无言以对的男人点头道，“那随你的便。孩子呢？”

“听他的。他要愿意跟我我就带走。他要不愿意跟我就留下，我还出抚养费。”

“啊！”知道大势已去的丈夫无奈地一晃头，然后问道：“为什么？你是不是外面有人儿了？”

“对啊。”妻子直言不讳地承认道。

“你们厂的？”

“我们系长。”

“他离婚了？”

“我离完他就离。”

“他多大呀？”

“比我大八岁，怎么啦？”

“难道我还不如一个比我大八岁的老头子！”

“老头子，人比你年轻多了，瞧那脸色儿白里透嫩；再瞧你这皮里抽肉黑绷筋儿似的，你们俩站一块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比你小八岁哪。”

“其实黑点儿怕什么的……”

“最主要的人家一月最低老七八千，出门就本田，楼房三四套，衣食无忧，家里应有尽有……”

男人平心静气道：“多长时间了？”

“就是你第一天扫马路的那天开始的。”

“已经四年了！就是因为扫马路？”

“对呀。”

“哎哟，难道扫马路的在别人眼中就是那么的卑微、低下……”

“之所以卑微，之所以低下是因为扫马路是人就能干，即便木头桩子按上手装上脚也能行。你说你都只能干这种差事了我还有什么指望啊？还后胖压塌炕，炕压你吧。在单位，别人一说自己的老公都眉目放光，活灵活现得争先恐后，我们那口子什么什么厂子，管什么什么；我们那口子经营什么什么，都满脸春风；一仰头那白金链子闪闪放光，一伸手，那大戒指金光耀眼，张嘴就说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那是我爱人给我挑的。而我呢，就得悄么兹的蔫溜赶紧走人。因为人家的顶梁柱不是公司经理就是个体老板，出门儿开的车不是凌志就是讴歌，少的都衬几十万。而你呢？真是反倒越活越回陷，越来越抽抽儿。座驾是双龙牌儿的三轮垃圾车！兜里比我手还干净。原来好赖还弄个四个轱辘的夏利黑出租呢，称不上体面，但至少不栽面儿。人家的轱辘都越混越多，越混越宽。而你呢，越混越少，越混越窄。人家那车的排气量越来越大，你倒真低碳环保，烧血无残留排放。人家在道儿上开宝马，你在道儿上是人头马……”说着说着妻子越发地激动了起来。

看实在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男人好像是投降似的说道：“好……离……”

男人坐在写字台前，左手托腮无神的两眼木讷呆滞，也不知道是回忆还是发呆，总之身子一动不动。此时的屋子和那天相比真是备感冷清甚至还掺杂些凄凉，因为老婆离他而去已经三年多了，孩子又在学校住宿，只是一个星期家来一回，所以现在空荡荡的房舍中就孤家寡人的他老人家一个人儿。可是辩证法说，无论是什

么事物,都是有利有弊,就现在这种无情潦倒的环境之中,对于他这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这清幽的环境,没有人打搅,正适于文学创作。思绪已久,他又拿起了笔在稿纸上续写了起来……

二

第二日清晨,早起的郭城刷完牙,洗完脸,来到凌乱的厨房,取过面盆,打开面口袋,从里面舀出了两瓢面,到了自来水旁,放了一瓢水,快速地把面和好,拍了拍手站起身自语道:“中午就是它了。”接着又看了一眼橱柜里剩了几天的干馒头,寻思着:“比干妈还干呀,外面弄碗馄饨去吧。”想至此,他回到了卧室,穿戴好环卫工作服,出了屋门,一直朝院中那辆自己谋生的工具车走去。到了近前,伸手大概地检查了一下垃圾车的三个轱辘是否正常,又看了看上面搭载的工具,铁锹、扫帚、垃圾钎子和垃圾夹子有无缺失,然后推起了垃圾车来到了院门边。拉开了门闩,并伸手同时取下了内门框骨上放着的门锁和钥匙,打开院门,出了院子。一出门,正好看见斜对门的大妈正和一个同龄六十几岁的老妇呆在家门前,谈论着家长里短。

郭城把车推到了当街,并对两位长辈问候道:“老姐俩又聊上了。”

“哎。大城啊,这么早啊?”被问候人面带笑容,热情地回礼道。

“没事儿就早出去会儿。”

“是,省得疾风似火的灌一肚子风。”对门的大妈理解地说道。

大城停稳了车,然后回身锁好了院门,把钥匙放到了口袋里转身推起了车,对老姐妹说道:“您这聊着啊。”

“走啊?”

“出发……”

那大婶向胡同里边看了一眼，然后问道：“哎，不等你那伴儿啊？”

郭城向北看了一眼，然后回答道：“她出来得晚。”

“哦。”老妇点了一下头。

目视黄色的身影远去，其中那个刚才还非常热情满面挂笑的对门大妈瞬间面色一变，然后说道：“还不好意思的呢。”

“怕说闲话。”

“哼——”老太婆嘴一撇。

跟着就听这位大婶面露嘲讽意味地说道：“好家伙，这身儿大黄袍！看着倒真醒目！”

“人这叫保护色。马路上一站，离五里地都能看见，清清楚楚。”

“是保护，这家伙一看都影腾！晃眼！”

“嘿，年轻轻的只要一穿上这身朝服，就定了性了——完了。”

“混不上串儿了”

“甭想再有什么出息了。”一旁的大婶定语道。

“至少媳妇儿都混没了，你还说什么呀。”对门大妈说道。

这时那个大婶对老姐妹后怕地诉说道：“哎哟，得回我们春雪没跟了他呀！”

“跟他没的吃，可有的喝——西北风儿。整天马路一站——足喝。刚才我说省得疾风似火灌一肚子风，实际就是说他哪。”接着老太婆对老姐妹打赌似的问道，“嘿，他肯定是不吃饭呢，信吗？”

“这还用说，这么早。再者说他还得刮牙齿儿省钱给孩子上学呢。”

“这就是不往好处混的后果，饭都吃不上，喝西北风都赶不上热乎的。”

“那时候追我们春雪，哎哟……”老妇人咧着夸张的嘴。

“我知道。”

“春雪还真动心了，我是坚决不同意……”

“那就对了。”

“游手好闲，整个一个混子。他妈还夸哪，我们大城功夫练得好着呢，还说赶明要跟那明星成龙似的拍电影开武馆呢。结果电影没拍成，武馆也没开成，可没少给人掏钱瞧病……”

“你给谁打了谁干呀。”

“你大兄弟一开始还同意了，多亏有我这横着，死活不同意……”

“这就正了。春雪没跟了他，跟了他不还真干了。他自己还喝尘土闻臭味儿去呢，你说他能给你什么呀。”

“是啊。真要那样儿那还不得给我们老两口子心疼坏唠呀！那孩子从小到大哪受过一点儿苦啊。现在我们春雪嘿，一个孩子两所楼，在摩托罗拉公司班儿一上，本来长得也漂亮整天穿的跟模特似的，一礼拜就去四天，一个月五六千；姑爷是张一元茶城的销售主管，一个月都上万，小日子儿过得吧，无忧无虑……”

“你们春雪那小日子儿可没挑儿。”

“要说当父母的不长住了眼成吗，那天她爸还跟我说呢，咱们春雪多亏了你，要不然就受了洋罪了。”

“那可不怎么着。干这个，无论刮多大的风，暴土攘场你得钻进扫去，完了是灰头土脸；下多大雨你也得上那戳着去，浑身哩哩啦啦，挺好一只落汤鸡；向这天多热你也得那头顶烈日，斗酷暑去，大汗淋漓提了着钎子拿着夹子规规矩矩去捡去；多冷的天儿，飘着鹅毛大雪，冻手冻脚你也得哆了哆嗦干去，老老实实的起早儿给人铲雪去……”

“是。他们下雪都统一起早儿，四点就起，五点就到地儿，干得顺棉袄直流汗！”

“嗨，那算什么呀！”接着老妇向前一个门一努嘴儿说道，“就凤川那连襟张三儿这不也是扫马路的吗……”

“我知道。”

“他那可危险——”老太婆瞪大了眼睛说道。

“是……他那是高速公路。”

“倒不是高速，五环路。”

“也差不多。”

“好家伙，祖宗！那天我们老大的带我们去顺风海鲜城吃龙虾喝鲍鱼汤。这不得走五环吗，正好看见他。敢情那五环路上还有扫的呢。”

“那可不，那出车祸什么，你得把那些撞碎的零件什么的清理干净唠啊。六环也得有啊。不过一般主要是捡白色垃圾，塑料瓶子、塑料袋儿，碎纸片儿什么的。”

“呵，好！老远一个，老远一个。”

“是。跟他们一样，每人一段儿一段儿的。”

“我的天爷！就这车一辆一辆箭头子似的‘嗖嗖——’的！！那家伙！哪有慢的呀！”

“那是啊。什么叫高速公路呀，你慢了还罚款呢。道儿宽车少啊，而且全是好车，能不‘嗖嗖’的嘛。”

“他们还在路上穿呐！”

“那可不，路中间儿有垃圾你也得过去捡去呀，不穿道怎么过去呀。”

“这家伙这不玩儿命那吗！看得我心惊肉跳的。”

“是，那是出生入死的活儿。要么怎么说是最低等的工作呢，什么能耐没有，你再也不玩几个命怎么着啊。”

“呵！”

“那没办法，谁让你没本事呢。还有那矿工，多危险呀，没能耐不干那干什么去呀，拿什么挣钱呀。”

忽然，对门大妈转忧为笑，接着说道：“嘿，那天还逗乐呢，那天没事儿我一个人遛弯儿，正走在施耐德东门儿那，正好我前面就一个扫马路的，就是那一队的姑爷王春雨……”